

中華郵政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七年一月出版

講演彙編

第三十二期

第三十二期講演彙編目錄

短篇演說

宣戰後之國民

說公衆衛生之必要及其範圍

名片改良

法令淺釋

管理寺廟條例

續

服從法律非奴隸

國民常識

講星期

總 彙 編

目 次

第 一 卷

目 次

三

人格修養

甄交友

管已甚難

生計指導

工業演說

人力的工

工人不可守舊更不可貪懶

陋俗改良

因小失大 續

附記

誇陽歷大鼓書詞

宣戰後之國民

朱景珂

嚶 我們不幸活在今日的中國做國民 總算是倒霉到了極點 自從民國維新以來 旱災啦 水災啦 兵災啦 一一循環的來叫我們享受 你說多們好受 够了够了 還不算 偏偏又遇着歐州開起仗來了 歐州開仗不打緊 現在連我們中國 也對於德國宣戰了 因為德國是世界公敵 他想吞併全球 用他最毒最利害的潛艇 專在海中埋伏 不論那一國的船走過 他就轟的一下子 保管你的連船帶貨帶人 全個兒都成了粉末 歐洲各國的船 被他遭踐了不計其數 我們中國也被害了不少 所以現在也跟英法日俄美諸大國約好 大家併力與德國打仗 非滅了這強暴無禮的德國 或是叫他投降輸誠 取消了潛艇計畫 決不干休 就是這個主意 所以我們中國 也竟實行與德國宣戰 那歐洲開戰的原因 本來極小 記得從前已經講過（如未講過 又把大略情形說說）現在特為宣戰以後 我們既算是中華民國國民 必須

預先作個準備 俗語說有備而無患 斷不可仍舊像現在這種乏樣子 別說跟人家打仗 恐怕仗還沒有打 已經是站不穩了 如此說來 宣戰後的國民 究竟應當怎麼樣呢

(一)大家鼓勵愛國心 人人必須愛國 早已說之再三 諸位早已都明白 可是在今日的時代 這愛國兩字 是要實實在在 拿出來了 無論老少男女 都要明白此理 要曉得我中國這一開仗 是存亡強弱的一個大大的關鍵 勝則全國均有光榮 人人都覺體面 敗則國家滅亡 人人都當亡國奴 只有死路 沒有生路 你說多們可憐 人家說我們中國自顧尚且來不及 那有餘力再跟人家打仗 這說雖是有理 可是仍舊不能實行那愛國心 因為既然跟人宣戰 自然應當拋去了自顧之心 一心去拼死力打仗才是 不管我們中國從前是弱到怎樣地步 窮到怎樣地步 只要大家沒有一個人沒有愛國心 盡力竭力去趕 這就是打勝仗的根本 你們不瞧那年日本戰勝了俄國 俄國又強又大又富 日本又弱又小又窮 然而日本居然大勝 俄國居然大敗 并無別

故 就是那有愛國心 跟沒有愛國心的緣故 所以本員先勸諸位第一要鼓勵這愛國心起來 然後再可說戰 但是這愛國心不是空話 要去實做 怎麼樣實做的法子 下面說的就是

(二)有資財的人 應速起組織企業事項 不要死守牢銀子 打仗起來 第一種最重要的事 就是軍需 軍需充足 兵得飽食 才能赴敵 但是軍需最要緊的 就是錢財與糧食兩大種 我們中央國庫 現在已經窮到萬分 那有錢財去外國打仗 可是現在其勢不得不拼命一下子 所以全在我們國民負擔了

有錢的國民 并不是都要拿出錢來 去送給政府 只要不死守了資財 拿出來辦些事業 或是開鋪子 或是開銀行 或是多買公債 或是開辦工業 無論什麼事業 都可以做 總之只要揀能夠活動社會上金融事情 不拘什麼都行 只要不死守了錢 窖藏起來 能拿點出來 活動活動 自然政府能想法借用 我國雖然窮 能够大家湊合起來 也決不少 到結果不但政府不致枯竭 軍隊不致凍餓 其實打了勝仗

連那全國的國民 都沾大大的利益 在那出資經營事業的人 又不傷本 且可生利 這種利己利國的事情 何樂而不爲呢 再告訴有資存在銀行或商號中的人 到了開仗的時候 千萬不可提出存款 要曉得當這個時候 軍事緊急 政府正要用錢 全賴各銀行商號等流通金融 倘一提出各人私款 那金融即刻滯鈍 周轉不靈 就危險萬分 何不等待須臾 人家銀行錢鋪 決不少存戶的錢 記得我們中國 一到緊急時代 大家爭先恐後 去提存款 又記得英國法國 此次從一開仗 他國中人民 不但沒有一人去提款子 並且大家踴躍輸將 個個人去存款 兩兩比較起來 誰愛國 誰不愛國 不言而喻了 請學那好樣子吧

(三) 人人互相勸勉勤業 打起仗來 全國百業都受大大的影響 不必說糧食價值 是一定暴漲 其餘如菜蔬綢布 以及油鹽等各種食用品 無一不加數倍的貴 你想到這種時候 生活問題 一定是難上加難 生活既然如此艱難 有職業的已屬不了 那無職業的 還想活着嗎

還想貪吃懶做 享受清福麼 國家到了貧困時代 平時已經不了那戰時更可以不必說了 所以如今無論什麼人 有職業的應當格外勤於職業 無職業的應當快快設法作事 酌量着自己的能力 能够幹什麼 就幹什麼 艱難辛苦的事 也不可怕而不做 千萬別叫他閒一天 能够互相勸勉 彼此都有職業 自然個人的生活有着落 不但個人的生活有着落 國家社會 也就間接受他的利益了 那女子呢 我們中國向來習慣 大半坐食 可是現在時代 不比前幾十年前 斷不可有一閒食的人 從前日本與我國開仗的時候 我們中國女子 固然不能比日本 但是同是一人 多少終能做點事 即如蠶業織業編蓆編柳條等種種事情 都是女子可以做的職業 只怕不去做 只要一做 沒有無利益的 那男的女的都有了職業 直接是爲自己生活問題 間接就能富國強兵 實在也就是愛國

(四)提倡武士道 強健身體 本是生活中一要件 可是在今日戰爭時代 更須重視 凡是有學童在學校中的 無論教員及學童的父母等

都要勸勉小兒 勤習體操 練得身體強壯 以便將來可爲糾糾武夫之選 至於正在壯年少年的人 更應注重武術 以作爲後備之勁旅 雖然不必練那少林拳 太極拳等 也必須操練操練身體 總以身強力壯爲目的 因爲現在世界 對於外國 只有強權 沒有公理 只有尙武可以立國 只有尙武可以競存 而於我們個人一方面 只有尙武可以強身 只有尙武能够實力愛國 再深一層說 尙武則身體強 身體強那百事都能幹得了 快操練身體吧

古語云 時哉弗可失

西語云 機會不可失

孟子云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西儒云 人先自輕乃召人輕之也

說公眾衛生之必要及其範圍

文宗沛

近來時疫流行 山西北方口外一帶 鼠疫大作 蔓延甚廣 以致政府派員借款 設法防堵 看爲重大事件 聳動一時耳目 這是已經發現的了 至於別的地方 以及遭被水災的所在 隨處都有發生疫癘之虞 一旦蔓延 豈不是可怕的事麼 不但如此 我們中國的地方平素大半就不甚講就潔淨 無論那處 隨在都可發生疾病 轉眼冬盡春來 愈是疫菌繁生之時 這非大家注意竭力施防不可的了 所以如今略講公眾的必要 與大家聽聽 大凡國家就是多數人民積成的 所以國家的強弱 一視人民的強弱爲準 譬如人的一身 合無數的細胞而成 未有細胞孱弱 而身子能獨健的理 就未有病夫偏地而國獨強的理 所以歐美各強國 固無一漠視衛生 即如彼日本 人體雖然矮小 清潔習慣 亦是很美 所以國雖是小 猶可稱雄 由此看來可知欲衛國力 衛民力 必定先求人羣的衛生 欲求人羣的衛生 必定

先從公共衛生入手 是不待說的了 如今時代 善治病的 多半在不重療病 而重防病 所以彼泰西各國 已進於防病時代 例如廣種牛痘 已使天花絕迹了 勸導夏令衛生 已使霍亂漸漸不現了 設置沙漏水 而傷寒也就日少 一日了（傷寒是因一種穿扶斯菌 藏在穢水中 所以自行沙漏自來水後 就少此症了）製造防疫苗漿 而瘟疫也就漸漸減少了 發明抗毒血清 而喉風亦就不致蔓延了 檢查疫類 而寄生蟲亦就不致侵入臟腑了 禁港查疫 傳染病也就不能自外埠傳入了 其他掃清街道 以便行人 引水疏溝 以除污穢 莫不賴衛生行政的設施 所以公共衛生 實為防病的要法 亦就是進化的機關 並且說吧 譬如入人之家 觀其門庭整潔 窗牖明淨 器具不被塵染 棹儿不亂放置 地無遺下污垢 居無堆積灰土 這必是一康健之家 不待說了 至於一個地方呢 不論到那一地方 想看其進化已否 亦就可以清潔為準 但是我們中國地方 說起來可歎的很多 街道之上 泥濘不治 糞穢四布 居屋之中 通風無法 塵垢滿階 公共之場

公德不守 痰唾亂吐 日日處在其中 不知不覺 受病已深 其妨害人身康健 實在不少 以致害病者甚多 而人民也就少振作氣象 一旦釀成癘疫 死人無算 就是費盡大力設法防堵消滅 可就晚了 今就外國衛生行政 設備最完全的地方 約略言其辦法 與大家看看 就如左列各種

一 叫生死統計部 就是專統計人民生死的多少 婚嫁的多寡 傳染病的進退 以便隨時設法改良

一 叫衛生檢查部 就是專於檢查房屋 設法消毒 施種牛痘 送贈血清

一 叫學生衛生部 就是專於視查兒童的體育 改良他的心身障礙 不好之處 隔離傳染的疾病

一 叫驗眼配鏡部 優待義務學堂之近視學生 帮他驗眼配鏡 不取分文

一 叫學生修牙部 優待義務學堂的學生 有齲齒而無力量治療的

施診不取資

- 一 叫嬰兒衛生部 專於管保衛嬰孩 豫防夭卒 以最新防病的方法 教導為母的人
- 一 叫病菌化驗部 專於化驗屎尿血痰 鑑別疾病之傳染不傳染 俾行治療預防之法
- 一 叫障害驅除部 專管掃除公地之渣滓 填塞不潔的井池 修理陰溝陽溝 干涉旱廁水廁
- 一 叫家庭衛生部 專於稽查家庭之除穢通風 促進居民之攝生防病
- 一 叫牛乳檢查部 專叫獸醫生驗牛的有病沒病 化學家驗乳的好壞 細菌學家察看病菌的有無
- 一 叫肉食檢查部 凡牲口進屠場 必須檢查 肉食入街肆 又要檢查 凡有癆病同別的傳染病的 照例火化 不食其肉
- 一 叫旅館檢查部 凡是旅館一切 合乎衛生 防火有法 營業正

當的 就給予執照 平時又派稽查 故立這部
以止幾樣 不過僅僅市政大綱 此外尚有傳染病院 休養所 以及慈
幼養老之地 以輔助地方衛生行政 由此看起來 其注重衛生 何等
美備 何等完善 是豈不可羨可慕的麼 我們現時所住的地方 雖無
此等設備 然而將來國家進步 是必定要漸漸施行的 但是個人力量
所能做到的 是不可不先自講求 就可毋妨照這各項 自行注意 盡
力而行 亦就得了 如果人人都能講求衛生 也就是公衆衛生之助了
願諸君注意注意纔好

等有閒工夫纔讀書

必無讀書的時候

等有富裕錢纔濟人

必無濟人的日期

爲善如春園之草

不見其長日有所增

作惡如磨刀之石

不見其損日有所虧

(報 時 海 上 錄)

嚴冬之時人自露天入室者切不可驟然向火必俟十分鐘後使室中溫氣傳達肢體然後徐徐近火方無流弊否則極寒之氣與極熱之氣兩相激戰輕則手足成瘡重則手足潰亂不止試觀凍僵之人見火必死其明證也

名片改良

選天津星期報

名片始於明 而盛於清 凡以省東續之繁也 今則仿西式由紅而白 由大而小 總之由繁而簡也近是 雖然其名字住址職業用法種種 不可率意而爲之 否則不免貽誚於人 若特分別而論列之 儻亦爲大雅所欲聞乎 試舉於左

一姓名之關係 考之古人命名 具有定例 左傳申繻論命名之義 言之詳矣 考之古人命名 往往取恩科甲第等字 僕役則必取升發起貴等字 總之則不外功名富貴而已 其以道德仁義命名者殆少 嗚呼 是可以覘風尚矣 曾見名片有寫亞歐者 一如新聞記者之別字 又若新劇界之隱名 詢之則亞非其姓 又非旗籍 其殆謂名片只宜書名 不宜冠姓乎

一字號之區別 禮云男子冠而字 所以表其名也 又愛之也 孟軻以子輿表之 諸葛亮以孔明表之 試一查尙友錄其類不勝枚舉 屈原離

騷曰 字余曰靈均 有愛之之意 故字不自稱 稱人之字 雖誤字而不誤音 亦無不可 以愛而字之之故也 號則與字少別 殆有隱名之意 身不隱而名隱者甚無謂 今則字號既未分清 而於一片之上 則既書字某某 又書一字某某 號某某 別號某某 雙行密字不知有何用意 名號統一 亦省事之道 而有某君者 則於名外又書曰名某 號亦某 別號亦某 抑亦繁矣 夫名字者人之符號 以簡而易記者爲善 世有竊人名字以從同者 即有列舉名號以誇多者 斯可謂無獨有偶矣

一住址之明確 意在表明住所 可以訪談 可以電話 原無深意之存 至對於外國 則宜書本國名 對外省 則宜書本省名 總之則易爲識別而已 乃今之標新領異者 省名不直書 如河南曰豫省 直隸曰燕省 縣名不全書 高陽曰高邑 昌平曰昌邑 以至舛錯紛歧 反不知此人係何處人氏最奇者 於名片左下方編詞二句 家住江蘇某某縣 某處不遠有門庭 此段載之上海時報 注曰可唱洵可唱也

一職業之可識 姓名之上 貫以職業 以免不相識者有某席之通問 此常例也 今之爲官吏者 爲律師者 爲議員者 爲教師者 亦罔不自書其職業 至如西國偵探之名片上畫一眼 妓女名片上有花紋 其法雖別 其意一也 余謂名片上之宜書其現在之職業 不但官吏等然也 即如木匠裁縫 種種之職業 用名片者 均宜書之 北京木匠裁縫之門 往往懸木牌 直書其業 是可取法 惟今之滿片書履歷者 余甚不解 甚至片之背面而亦書之 雖外國名片 亦有多銜者 然大抵商家之類 其取意有別 至如最近之某報登一女士名片 上書女同盟會女會員 社會黨女黨員 又前清恭人 民國勛五位夫人 其背面則書現與某姓結婚 與前夫某姓脫離關係等語 其行款記載 真可謂之又奇 一男女之官別 前清男子大名片 功名愈高者 其字愈大 而妓女則仿之 今之小片 男子帶官職 妓女則書某年花榜狀元 某年花榜探花 已相混矣 名片背面有照像 或謂發明於妓女 而今之男子官仿之 究其用處安在 則不可知也 雖然此猶彼此相倣 究可以辨識者

也 至如女子名片 苟非有夫姓聯書之者 最易誤認爲男子 外國婦人名片 則書密細斯 處女名片 則書密斯 如男子之密斯特然 然則吾國女名片 婦人則有兩姓以別之 處女則於名片上冠以女士二字 似無不可 迷離撲朔 莫辨雄雌 亦非我女同胞所贊成者也 以上漫筆瑣談 未加詳考 記者不學 亦不敢爲正確之規定 但竊以爲名片一事 關於社會教育者匪細 婚喪緣色川式均要考求 本年上海時報揭載 謂所積新奇名片甚多 將來擬開名片展覽會 離奇怪誕 必有可觀 然人民之性情思想 於名片上具見一斑 踵事增華 遷變將不知所屆 日本改良風俗 尙有以賀年名片爲浮文者 視此當復何如 世有通人 對於名片審定而提倡之 此記者所禱祝者也

說苑云 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

西語云 汝先尊汝友人亦尊汝

管理寺廟條例 (續)

文宗沛

前項古物保存規則另定之

按我國的古物 以寺廟之中爲最多 就如泰山上的石刻及畫壁 河南各縣的佛像石刻 (南陽一帶的魏齊造像就有千餘種) 都是最着名的美術品 其餘各省廟宇內古物 也有建築得極精工的 (如正定府的銅佛 高二十丈 北京大鐘寺的銅鐘 高三四丈 徑一二丈 雍和宮的大佛 高七丈餘 臥佛寺的臥佛 長四五丈 都是極大的工程 類此者甚多 一時也說不盡) 也有雕刻繪畫極精美的 (寺廟的神佛 寺塔 很有好些以金銀珠寶做的) 也有些是歷代名人的遺跡 也有些留歷史上的紀念 也有些與名勝古蹟有關係 若一一的考究起來 總不下數十萬件 這些古物 都是我國數千百年留遺的精華 也是我國一國數千年來的國粹 要知道我國古今的文野 就由這古物上考究 要發揚我國的文明 也可由這古物上着手 所以

一國的古物 都與一國的盛衰文野有極大關係的 西洋各國 無不保存古物 就是這種原因 我國人民公德心不發達 對於古物 不免漠視 所以近來有好些古物 爲外人得去 憶前數年 江西一廟內有一肉身佛像 (即木乃伊) 爲日人購去 陳于東京 甘肅煌石寶有唐人寫經數十萬卷爲法人得去 千百年的古物 不知保存 可惜之至 或被殘毀的 不知道多少 我國文化之不進步 這也是一種原因 以後還望大家 對於古物 要加意保存 不可專靠官家及保管的人呀

第十三條 凡寺廟久經荒廢無僧道住守者其財產由該管地方官核准處分之

第三章 寺廟之僧道

第十四條 關於僧道之一切教規從其習慣但以不肯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者爲很

爲整頓或改良前途事宜得由叢林僧道舉行教務會議

舉行前項會議時須由發起人開具會議事項場所及規則稟請該管地方官核准其議決事件須稟由地方官詳請該管長官咨報內務部查核。按近年來京師設有佛教會，會中所定章程，尙稱完備。若各省都仿設一會，平時既可互相照查，遇事即可舉行教務會議，似較兩便。第十五條 凡僧道開會講演或由他人延請講演時其講演宗旨以不越左列各款範圍者爲限

一 闡揚教義

二 化導社會

三 啟發愛國思想

商項講演須於開講演五日前將其時期場所及講演人姓名履歷稟報該管地方官

案近來佛道各教，黑暗已極，教中道理，不惟一般人民不知，即一切僧道，亦大半茫然。現在要闡揚教義，化導社會，啟發人民愛國思想，非先由講演入手不可。要開講演，又非抱定本條三項宗旨不

可 能够仿照耶教辦法 集合戒行高潔 精通教義的僧道 按時按地 多開講演會 一來可以倡揚佛道各教 二來可以化導社會 滅人民無形中多少罪惡 三來可以啟發人民愛國思想 於國於民 都有莫大的利益 若再不加改良 任憑這些無識僧道 胡亂作爲 既無戒行 又昧教義 (現在的僧道所念的經典 如放焰口等類 多淫詞浪語 鄙惡不堪 極應取締) 弄到極處 必然將佛道教 精義微言 銷滅盡淨 數千年的佛道教 也必然隨之滅亡 那就很可怕的了

第十六條 凡僧道有戒行高潔精通教義者准照第四條規定辦理

按照第四條規定辦理 就是由大總統頒給經典法物匾額 以作獎勵
第十七條 凡寺廟僧道受戒時由內務部預製戒牒發由地方官轉交傳戒寺廟按名填給造冊報部

凡從前業經受戒及其他未受戒之僧道由內務部分別製定僧道籍証發由地方官清查按名填給造冊彙報內務部

無前項戒牒及僧道籍証者不得向各寺廟掛單并赴應經懺各寺廟亦不得容留

關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事宜之辦理規則另定之按本條係沿習慣而來不過現在由內務部製定戒牒及僧道籍証稍有不同

第四章 寺廟註冊

第十八條 本條例規定應註冊之事項須向寺廟所在地之該地方官署爲之

第十九條 業經註冊之事項該管官署應即公告并發給註冊証

第二十條 凡經註冊之事項非經註冊及公告該管地方官不任保護之責
第二十一條 業經註冊之事項如有變更或消滅時須隨時稟請該管官署註冊

第二十二條 關於註冊之規則另定之

按註冊即是登記 外洋各國 最注重登記 另有一種登記法 凡產業人口婚姻生死轉移相續 莫不向官廳登記 民間的情形 官廳最

爲熟悉 所以絕爭端 便統計 爲意最善 我國近擬仿行 尙未能
實行推廣 將來必定要普遍實行的 寺廟註冊 不過爲註冊法中之
一種 另外尙有註冊法規定

第五章 罰則

第二十三條 各寺廟僧道或住持不守教規時該管地方官得申誠或撤退
之其情節較重者并得加以相當處分但關於民刑事件仍由司法官署依
法處斷

按本條係對於僧道及住持之罰則

第二十四條 凡寺廟住持違背管理之義務者由該管地方官申誠或撤退
之

寺廟因而受損害者並任賠償之責

按住持管理寺廟 有保存物產 謹守清規 各種之義務 違背此種義務
就應受罰 寺廟受損害 如寺廟物件受毀損之類 并應由住持賠償
第二十五條 違背第十條規定抵押或處分寺廟財產時由該管地方官署

收回原有財產或追取原價給還該寺廟并準照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因而得利者并科所得二倍以下之罰金若二倍之數未滿三百元者并科三百元以下之罰金

案寺廟之財產 不得抵押或處分 第十一條即已規定明白 若違背這個規定 除追回原有財產及原價外 并照第二十三條規定 懲辦住持 因而得利之人 不問其爲住持與否 除照法懲辦之外 併科以二倍之罰金 若罰金二倍之數未滿三百元 就不必限定二倍只要在三百元之內就罰至數十倍亦可

第二十六條 依前三條規定撤退住持時應即由該寺廟僧道另行公舉

第二十七條 違背第十一條規定侵佔寺廟財產依刑罰侵佔罪處斷

案侵佔罪是二等至三等有期徒刑 處刑是極重的

第二十八條 各寺廟違背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容留無戒牒或僧道籍証之僧道時處該住持一元以上十元以下之罰金其有形跡詭異隱匿不報者亦同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本例所稱地方官指縣知事而言

第三十條 自本條例公布之日起內務部頒行之寺院管理暫行規則及曾經立案之佛道各教會章程一律廢止之

第三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完)

濟人窮者勿深究其所以窮恐憎惡之

意生則惻隱之心泯矣 (習是編)

慕人善者須申明其所以善恐執滯而

難行則效法之意阻矣 (習是編)

服從法律非奴隸說

錄吉林講演稿範本稿

俗話說家有家法舖有舖規 這話說的不錯 家庭中問 父慈子孝 兄弟恭 夫和婦順 家訓家教 長幼輩就得服從 這是家庭中的法律 要是不然 這種家庭 一定是靡有秩序 舖戶中間 掌櫃夥計 各有各的職分 上和下睦 所有行規商律 店中的人 便得服從 這是舖戶中的法律 要是不然 這種舖戶 一定是靡有秩序 國家也像家庭舖戶一個樣 不過範圍太大 因為家家戶戶 同聚在一個地方 生齒日繁 幾世幾年 湊成一個國家 既然同住一國地方 同是一國人民 就得像一家庭一舖戶 那樣的立法律嘍 怎們說呢 國家這樣的大 人民這樣的多 世道人心 家是不能一律啦 奸奸詐詐 詭詭崇崇 淫亂日生 盜賊滋熾 必致紊亂社會的秩序 若不把法律去範圍他 還能成個國家嗎 國家的法律 是保護人民主義 不是壓制人民 拘束人民的 那個不服從法律 就不能得法律保護的 從這看來

服從法律 那得算是奴隸呢 試看上古以來 上下何等的天淵 居民何等的限制 貴賤何等的分別 皇子王孫 親貴以及太監人等 待一般人民 何等的懸殊 夏桀王殷紂王 待人漫無人道 非刑殺戮 人民敢怒不敢言 以後歷代相傳 專制國體 雖不像桀紂那樣的暴虐 然而奴主的風俗 到底不改 越王殺文種 吳王殺伍員 漢高殺韓信 武則天 宋高宗 明成宗 明熹宗 殺戮許多大臣 不論有罪無罪 說是要殺就殺 這不都是專制流毒嗎 可惡有奴主的身分 守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的話頭 不論法律不法律的 古時大臣 尙且如此 凡爲人民的 更不容提了 現今的法律 表人心大同的公德 組織人與人的關係 大昌人道 廢除奴隸的習慣 凡人對於國家 都有一份子擴充人民的權利 保障人民的自由 真正是平等的共和國家 什麼人民請願權 訴訟權 參政權 選舉權 物權 債權 利權 並一切正當的權 又是什麼人民身體 非依法律 不得捕罰的自由啦 人民的家宅 非依法律 不得侵索的自由啦 保有人民財產合營業的自由

啦 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集會結社之自由啦 人民有書信秘密的自由
 啦 人民有遷徙的自由啦 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啦 諸如此類 正是法
 律服從人民 不是人民服從法律 那是服從法律 就算奴隸了呢 有
 人說這共和國的法律 咱們固然得服從的 無奈這爲官員的威權 還
 是不小 咱們這些平民 覺得還是攀不着 雖然是平等自由 不叫我
 當奴隸 然而也合奴隸差不多 咳咳 說到這話 又不明白了 不知
 道國家的體統 階級的樣式 萬萬不可紊亂的 就想家庭吧 子弟在
 那邊玩耍作父兄的 能够合他們一塊兒嬉戲嗎 一個鋪戶 櫃夥在一
 塊兒說笑 掌櫃的能够根他們一塊戲謔嗎 這是家庭合鋪戶 不能紊
 亂規矩 一國之大 人民衆多 層層制度 那能紊亂 紀綱靡有 國
 勢的威嚴呢 况且智力不一 在大總統地位 必有大總統的智力 就
 當享受大總統的威權 在國務總理的地位 必有國務總理的智力 就
 當享受國務總理的威權 督軍省長警長道縣 大小雜差中的地位 也必
 有各等的智力 也就當享各等的威權 同胞要是有智力 也是一個樣

況且總統雜差 也全是國民 也全得服從法律 絕沒有奴隸 那個
說啦 噯呀 守法算是當奴隸 咱們要不服從法律 詭詭崇崇 奸奸
詐詐 爲盜賊 爲淫亂 盡作法律範圍以外的事 身履法網 那不就
願作奴隸去了 更進一層說 不圖自立 不圖強國 像那印度波蘭各
國的人民 才是真當奴隸呢

昔人有詩云千百年來

晚裏羹冤深如海恨難

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

聽屠門半夜聲(警心錄)

講星期

綦曉菴擬

今天 各機關上 大概停止辦公 各學校裏 都要照例放假 各洋行裏 都要關門休息 各禮拜堂裏 上午 下午 夜晚 有三次 鐘聲 叮叮噹噹的 聚集若干人 也坐着 也站着 也跪着 也讀 也講 也唱 到底 是個什麼日期呢 我說 這個日期 叫做星期日 每七天叫做一個星期 這星期日 就是七天裏的末尾一天 星期二字 怎樣講呢 我說 請你 打開歷書一瞧 二十八宿裏 今天當值的星 不是那個星星麼 所以叫做星期日 星期日 一定是星星當值麼 我說星星是星期日內的 一個星 其實 房星 昂星虛星當值的日子 也都是星期日 和星星當值一樣 因此 我們中華民國的人 都叫那星房昂虛四個星 當值的日子 是四個星期日

剛說 星期是七天一回 這樣講來 豈不是 二十八天一回麼 我說

按星房昂虛 四個星輪流 是二十八天一回 但這四個星 無論那一個當值 都是星期日 用四除二十八 不恰恰的是七天一個星期麼 星期一三三四五六日 是怎樣講呢 我說 星期一日 就是那個星期 七天裏的第一天 比如今天是星星當值 就是本星期的 末尾一天 本星期 也就完了 明天角星當值 是下一星期第一天 就叫做星期一日 後天亢星當值 是下一星期第二天 就叫做星期二日 直數到第七天上 房星當值 又是一個星期日 下一個星期又完了 直推不息 循環無窮 直到五百萬年後 太陽的熱 少了一半 地球的 人類 幾乎不能生存 星期日 仍舊是這樣數

西洋的人 叫這個星期日 常說是 什麼東西遜歹 叫這個星期一日 常說是 什麼東西蒙歹 是怎樣講呢 我說 那是些洋語 遜是太陽的說法 蒙是太陰的說法 歹就是日期的意思 日本人把西洋語 繙成漢字 星期日是日曜日 星期一是月曜日 星期二是火曜日 星期三是水曜日 星期四是木曜日 星期五是金曜日 星期六是土曜日

真是不錯

這樣講來 日月 和火水木金土五星 正是中國的七政 但五星是星 日月不是星 叫做星期 豈不是不對麼 我說 沒有工夫 和你細講天文學 只要你記得 日頭是一個中等的恆星 月亮是一個小遊星 日月五星 合而為七星 用他 記這一個星期 再沒有那樣各式的了 況且二十八宿 如那什麼 奎木狼阿 亢金龍阿 危火虎阿 昴日雞阿 也是按着七星分配 如那角木蛟 井木犴 斗木蟹 奎木狼 是屬乎木星的四宿 七星各有四宿 四七正是二十八宿 中外不謀而同 這些講究 真是關天關地的啦

二十八宿 屬乎七星 是封神榜上 掛了號的 我們中國人 才學太高 造了一個封神的大哈哈 我們中國 下等社會的人 認以為真 都要敬拜他 難道說 外國人 也敬拜他麼 我說 當然的 也是不敢不敬拜 星期日 為何叫做日曜日呢 因為是他們敬拜日頭的日 星期一 為何叫月曜日呢 因為是他們敬拜月亮的日期 其餘的

火曜水曜木曜金曜土曜五日 就是他們敬拜 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
的日期 好大膽的 外洋人 黃鬚兒 藍眼珠兒 來欺服我們 難道
說 也要欺服我們的星神麼
你說此話 我以為大不然也 外洋人 都是奉一神教 一神教 除了
皇矣上帝以外 決不信 還有第二個神 這些星神 封神的大哈哈上
說 因為通天教主 收的太濫 魚鱉蝦蟹 飛禽走獸 十全大富貴
般般樣樣 怪怪奇奇的東西 都有 甚至於不禽不獸 乃禽乃獸的蝙蝠
也在其內 外洋人 那能肯敬拜他們呢 我說先生有所不知 他們
真正是敬拜 但不是於今 奉一神教的外洋人 乃是當年 奉多神教
的外洋人 外洋人 未奉一神教之前 按着七星 一天敬拜一個 七
天一周 成一星期 到後來 奉了一神教 還是用這七星記日 其中
大約 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表明 再不信這七星為神 更不信多神了
一個取其稱呼上的習慣 免得忘了那一天 是個星期日
七日一個星期 是那一國的人 規定的呢 我說 我們易經上說 七

日來復 禮記上說 致齋七日 莊子上說 七月斃死了渾沌 和尙家說 口念南無阿彌陀佛 七日內 一心不亂 就可以往生 西方極樂的世界 中國的人死了 七天一祭 成了風俗 似乎這個講究 是起自我們中國 但是於今 通行的這個星期日 不是起自我們中國 乃是起自我們亞洲 西界的猶太國 後來又加以改革 這段歷史 自然是要講個明白

猶太國 是在我亞洲最西之處 早教那個信奉回教的 土耳其國滅了 我中國宋朝元朝的時候 歐洲的基督教徒 要把耶穌的老家 從回回手裏奪出來 大戰八次 幾乎二百年 終究沒有成功 直到於今 都說那猶太人 是無國之人 真是可憐 我們聽着 瞧瞧自己 更是可怕 回想猶太 當中國夏商之時 也何嘗不是一個大強國 據他們的歷史 就是教會上 所奉爲舊約聖經的 記着說 老天爺用六天的工夫 做作出天地萬物來 做作出亞當夏娃兩口子人來 教他管理萬物 到了第七天 老天爺 要歇息歇息 就定了規了 這一天 爲安

息日 也叫做禮拜日 就是我們 所說的星期日

現在所說的星期日 就是老天爺 做作天地萬物的 第七天麼 我說

星期的名詞還是 星期的實在 却是差了一天 因為這星期日 也

曾遭過了大革命 當中國漢光武時 猶太人 把他的大宗教家 救世

主耶穌 在星期六日 釘死在十字架上 葬在坟墓裏 到了星期一

耶穌復活了 出了坟墓 吩咐他的門徒 傳教萬國 其道大行 就

革了那舊星期日的命 以耶穌復活的這一日 為星期日 就是現今通

行的星期日 實在是猶太舊教的 星期第一日 所以我說 這星期日

也是遭過了大革命的

回回教 也是七日一星期 他那星期日 何以是在通行星期的 第五

日呢 我說回教也是根本於猶太教 猶太教 每星期日 用牛羊獻祭

都是前一日 先行宰殺 回教行之日久 竟以宰殺牛羊的日期 想

成了星期日 猶太舊教 既以我們 通行的星期六日 為星期日 回

教又以宰殺牛羊之故 把前一日 想成了星期日 自然是在我們通行

的 星期的第五日了 習慣成自然 他們雖是有明白人 也是不容易
改得

星期日 叫安息日 是怎麼講呢 按猶太教 星期日 是老天爺 做
作天地萬物 都完了工 自個要歇息的日期 也就吩咐我們人 到了
那天 都要歇息 不准做平常的工課 所以猶太人 都牢牢的記着
叫做安息日 又叫禮拜日 是怎樣講呢 禮拜二字 是回教裏用得
基督教傳到中國 也都通用 因為人是個動物 閒不住的 教他歇著
他不好事 就做壞事 所以一神教會裏 就遵著老天爺的命令
把這安息日 規定了 要做禮拜事 禮拜之意 就是以禮敬耶穌 崇
拜老天爺 你聽那鐘聲叮叮噹噹的 多人聚會 在禮拜堂裏 唱歌
演講 跪拜 禱告 禮拜日 不准做別事 只准做這樣的事 那就是
禮拜日的真義了

如此講來 這星期日 是講道德 說仁義 神道設教 勸善規過的
個特別日期 何以我聽見那 通商的大碼頭上 每逢星期 洋人到禮

拜堂的固然不少 那些賭博的 逛窯子的 鬧酒館的 也是很多 他們用的那些細息 也大概如此 好像是這一天的工夫 單單是爲他們想開 餘出來的 儘着這一天 把所有一切 不可說也的事 總要做他個落花流水

我說 剛纔說過 人是個動物 閒不住的 不做好事 就做壞事 那進禮拜堂聽講的 雖然不必都是善人 總是善人多 不到禮拜堂的 雖然不必全是惡人 總是惡人多 吉人爲善 惟日不足 凶人爲不善 也是惟日不足 我總盼望 世界上 沒有惡人 全是善人 就是有惡人 我們也總是要學那善人 不必去攀扯那個惡人 因爲我們 雖不敢自命爲善人 却也不至於做了惡人阿

各學堂 各機關 到了星期 都要放假 一年有五十二個星期 除了這五十二天的假 還有什麼 暑假春假年假 年假又分那什麼 陽歷年 陰歷年 一年假去了大半年 再加上什麼病假 假病 惹的人家 說 教員只要有薪水 學生只要有分數 有文憑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總不怕他天天都是星期 難道說 他們都定 奉了洋教的老香人麼
我說 星期日放假 機關上 是從海關起 學堂裏 是從總理衙門的
同文館起 滯兩處 用的洋員 到了星期 都要去做禮拜 無人辦
公 所以學生及一切的工人 都沾了光 放了假 到日後 學校大興
不問其所以 就定成了規矩 每星期日 大街上 熱鬧地方 都定
些學生胡跑 撞着教員 彼此也不以為怪 為恥 無怪乎 惹得人
說壞話阿 仗我個人的意思 信教雖是自由 我中華人 信奉基督
教的 總還不多 星期既是勸善規過的日期 決不可放了假 任人
壞 學校既有修身一科 這禮拜日 正是講修身的日期 教員學生
都有天職可盡 一寸光陰一寸金 也不至於虛度了 留心學校則 萬
不可輕看了這話 教人家說我們學新法 都是皮毛 越學越壞 成
一個大哈哈

(治 鐵 針 入 肉 法)

鐵針入肉是不小心將鐵扎入肉內
是最危險的事他能隨氣行走若是
走至心窩人還能活嗎趕緊用烏鴉
翎數根在瓦上焙焦黃色研成細末
用陳紹酒調服一錢外用車輪上油
泥調真磁石末(就是吸鐵石)攤在
紙上如錢大小貼在針入肉的地方
每日一換其針自出

說交友

錄湖南通俗報

人在世上 無論如何聰明 如何有勢力 總不能跳出社會 做個離群獨立的人 既不能離羣獨立 跳出社會 那就對於交友一層 不能不格外的注重 列位要曉得朋友 五論裏頭的一倫 只要交結得好 有善自然有人勸告 有過自然有人規戒 有疑難自然有人解釋 有禍難自然有人救助 所得的益處 比家庭中的父母兄弟 還要享受得多些 倚靠得往些 因為父母兄弟 是個天然固定的 不能由個人選擇 如果遇了管叔那樣的父母 (管叔是舜帝的父親 聽後妻的言語 陷害舜帝) 管叔蔡叔那樣的兄弟 (管蔡是周公的兄弟 曾經散布流言 陷害周公) 也只好號泣恐懼 順受倫常之變罷了 再沒有別的方法 若朋友一倫 那就不然 常言道 人上一百 色色俱全 社會上成山成海的人 內中道德高尚的 學問充足的 才藝超群的 不曉得有多少 就如花園裏選花的一樣 只要自己的眼力不錯 隨你要選什

麼樣子 都可以選得出來 不比天然固定的父母兄弟 生就是個一成不變的 而且人生一世 在家庭中求助父母兄弟的日子很少 在社會上求助良朋益友的日子很多 比方遊學在外 或是營商在外 一但遇了事變發生 要想求助家庭中父母兄弟 一則緩不及急 二則恐怕父母兄弟的能力有限 倉猝救濟不來 試問那個時候 除了幾個平日相好的良朋益友 更向何人求助呢 可見結交朋友 是我們持身涉世一樁最要緊的事 我因近來的人心 日見偷薄 對於骨肉至親的父母兄弟 尚且多有壞倫亂紀 看得同路人一般的 至於朋友一道 簡直消滅得無形無影了 平日往來交接 一味的使貪使詐 口是心非 看見一點有利的事 就大家爭奪起來 看見一點有害的事 就大家推避起來 各逞各的強梁 各顯各的手段 紛紛擾擾 表面上雖是些同志同門的朋友 骨子裏却是些使搶弄棒的仇人 要求個真正肝胆相照 休戚相關的 很少很少 這種現象 實是倫常中的大變 我所以特地發出這個議論來 使諸位都曉得朋友是五倫裏頭的一倫 大家從此敦

重倫紀 把良明益友 看得同家庭中的父母兄弟一樣 至於朋友 要
如何的選法 如何的交法 緩日再來和衆位細說

現在之福積

自祖宗者不可不

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

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

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

添油愈添則愈久

(出願體集)

(臧 獲 亡 羊)

臧與獲俱亡其羊獲自若臧追

之晝日而返而俱不得羊

歸告主人主人厚懲

獲而薄懲臧獲不平

曰亡羊均也何有厚薄主

人曰吾惡夫受人之事而不忠者

管已甚難

選天津星期報

別期本報記者有句格言曰管已甚難。因為修己之學聖門中亦分兩派。一種是戒懼慎獨。一種是躬行實踐。兩種功夫。都要脫皮換骨。才能入門。我們不是講朱陸異同。不論那一種。作到一點。便是如今的好人。只要知道這件事難得就是了。人要無意作好人。請出孔子來。亦不能奈何他。我所說的是本來要做好人。可是明知自己有多少毛病而不能改。就因為自己管不住自己。自己所以管不住自己的緣故。大概不外兩種心理。一曰自恕。二曰自哄。比方一小事。明知吸紙煙有多少害處。今日戒不了。說是等明天再戒到了明天。又是如此。可永遠沒有戒掉的那一天。這就叫自恕。受病已經不小。今天偶然作一件不正當的事。恐怕別人知道。心裏很慚愧。又一想他們或者不知道。心裏便即時安然。下回作去。又是如此。可永遠沒有痛改的那一天。這叫自哄。受病可就大了。我可不敢高談性理。講什麼正心誠意的功夫。因為

我便是自己管不住自己的人。上邊說的兩樣病，我都犯過。到如今照樣的不能痛改，心裏常常自訟亦很愧恨。自己裁判，亦很明白。但是到了執行時候，便較不定牙關，豎不起脊梁，立不住昨死今生的志氣了。要治這種病，最好是自己裁判，自己執行，便是入聖之門。其次就是自己不能執行，只好請人執行。從良師，交益友，便是請人執行的方法。所交的朋友都是講學的，自然會跟上講學。朋友都是亂跑的自然會跟上乳跑。交幾個好朋友，比自己管自己容易的多。我說話，絕不是自謙，實在是多少年經驗得來。句句是甘苦之談。現在交遊的範圍，比從前太多了。一入學校，就有多少同學。一行作事，就有多少同事。總要立定主義，親近有益的朋友，謝絕無益的朋友。亦是立身的要着。比空談不痛不癢的道學口頭禪，較有實際了。

工業演說

綦曉菴

人力的工

從前我嘗說過 我們中國有的是人 現在我們就是沒有大本錢行火輪船 行火輪車 開大製造工廠 也要講究講究 有什麼機器 是可以用人力運動的 有什麼工夫是非人力做不成的 今日先要論到可以用人力運動的機器 機器是什麼 不過是桿子輪子等六件平常傢器 千變萬化 離不了他 早已說過 這樣 車子就是個機器吧 那人力車 俗名叫東洋車的 原來是一個美國耶穌教士 在日本傳道 無事時候 做了拉着小孩們玩耍的 那日本人眼力乖滑 有孔就鑽 想到既可以拉着小孩玩 就可以拉着大人走 於是照着那個樣子 放大一些 盛行在東洋 傳到我們中國 他們就發了我們的大財 中國人也看得出來 一個人不能常背着一個人走 一個人却能常拉着一個人跑 因為這車子很輕快 那輪子能

省力 光緒二十五年 北京也就開了造車廠 義和拳 不順眼 一
火而焚之 到於今北京城的東洋車 有十萬多輛 就可以養十萬多個
窮人 並且多少的改變了改變 用他拉貨 一個人挑不起的 一個車
拉着 綽綽有餘 比起那獨輪小車子來 更見得穩當

俗語有話說 要教馬兒走的好 又要馬兒不吃草 人家說是比仿那當
年諸葛孔明先生造的木牛流馬 我偏說是比仿於今那行方便的 騎得
那腳踏車 就是俗話說的那個自行車 用不着馬拉 那兒有馬吃草呢
不過是那個騎車的人 自己要多吃點兒飯 就是了 東洋車還是人
拉人 自行車却是自己拉自己 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小辮 提起自己來
因為藉着這兩個輪子 就能憑着自己的兩隻腳 拉着自己往前直跑
機器的用 真是妙哉妙哉

這件東西 其先不過也是鬧着玩 漸漸的就說男人好騎 女人不大好
騎 因為娘們家 騎着這個東西 兩條腿一拐一拐得 甚不雅觀 漸
漸的就說 女人穿上裙子 蓋得那兩條腿 單露出兩隻大腳來 騎在

上頭 也沒有什麼不雅觀處 但是我在北京 還沒大看見洋婆子 騎自行車 也算他們是不開通的 漸漸的又想到在平坦路上 一天能走六七百里 差不多趕上火車 不但是可以騎着走路 並且是可以騎着打圍 兔子之類 不消說了 就是那馬趕不上的大駝鳥 也可以騎着自行車捉他

你嘗到過西直門外 三貝子花園麼 那花園做了農業試驗場 動物園裏有幾個大鳥 在露天地兒 名叫駝鳥 生在亞非利加洲的大沙漠裏 不長翅子 不能會飛 你要擊他 他雖然僅僅有兩條腿 却是會跑的很快 人趕不上 須要快馬 馬趕急了 他就把眼一閉 把頭插在沙裏 作爲我自己看不見我自己了 也就算看不見那趕的人了 太平無事 任聽你捉了去吧 可憐可憐 恰像是那自個投井的人 掣衣服把臉一蒙一樣 人家說那騎自行車的 在沙灘裏趕他 比馬還厲害 若不定下法律 保護保護他 恐怕要合美國的野牛一般 興起這一些很快的車來 把他們擒的 漸漸的就要絕種

這腳踏車 不但是好騎着打圍 並且是好騎着打仗 前清時候 合日本開戰 合八國聯戰軍開戰 每逢看見幾個外國的馬兵 就拉開隊伍 點上大礮 把那幾個馬兵打跑了 就報一個大勝仗 記一次大功勞 其實真是笑話 那馬兵不是打仗的 原來是做偵探的 就是所說的那馬上長探 也叫做探馬 他一探見敵兵在那裏 就放幾聲槍 做個暗號 報到本營知道 不用打他 他自然快快的跑回去 於今更添上自行車的長探 帶着快槍 遂探遂打 真厲害阿 現在更用摩托兒 以電力運動這車 於我講的 倒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我今日單講那人力的工 豈不可以上題外兒去 講那電力的工阿 俗語又有話說 猴兒跳的高 你比那猴兒跳的還高 這是爲那自上滑車子說的 滑車子我早講過 自上滑車子 就是把滑車架在高處 搭上一條長繩子 繩子這頭繫上把椅子 繩子那頭 繫上個脚踏子 我坐在椅子上 把腳放在踏子上 用手拉那頭的繩子 就可以一把一把的 把自己升到那極高的區處 外國的大城商埠 地基很貴的地方

因為買不到地基 那房子要一直的往天上蓋 有二三十層的高樓 上下也很不容易 有這自上滑車 自己可以升上自己去 不是合那自行車一樣的奧妙麼 再說到牲口拉的車 從前那四輪轆 莊稼人都說是皇帝坐的 別人坐着犯禁 於今中國人也歡喜坐四輪馬車了 將來我必定還看見多多的四輪貨車

我們摩刀 常是用兩隻手 把刀按在磨石上 一推一拉 既甚蠢笨 且是往前推的時候 於刀刃子並有傷損 外國人擴充那輪子的理 把磨刀石做成一個厚圓盤 安上個把 大的用機器轉 小的用人力搖 實在省力氣 又不出毛病 又有那輪刀輪鋸 也都是可以用力割什麼的 更有那手搖的代那模 是憑着那小輪子隨着大輪子轉 大輪子慢轉 小輪子就快轉的理 合那紡花車的軸子 隨着那紡花車的大輪子轉 一樣 多少的要用點電使 一轉就得 更有那輪轉的軋棉花車 又省工夫 又省力氣 我中國人漸漸的也悟出 用一個機關 可以一起紡十幾條線的理 如京兆第一工廠所學的 真是應該大大的獎勵他

們

我們油坊 常常用兩個大鐵錘 往那榨子裏加楔 咕咚咕咚的 鬧得四鄰睡不着覺 實在討人嫌 且有大危險 走了楔 錯了錘 傷人都是不輕 外國人按着螺絲的理 做一個帶鐵底子的鋼樞 樞的中間做成母螺絲 又做一個公螺絲 轉在那母螺絲裏 公螺絲上頭 做上鐵把 公螺絲下頭 帶上鋼板 鋼板鐵底當中 夾上豆片 手擎鐵把 慌慢的往下轉 那個公螺絲 自然無聲無險 靜悄悄的 安穩穩的 擠出油來了 比着打錘加楔 強得多了 這一件人力運動的機器 好壓油 也好印書 也好壓棉花包 也好壓蠶絲捆 凡那一些脹膨膨的東西 要壓緊了 除了水壓機器以外 沒有比他再好的 水壓機器 是個什麼東西呢 是個若干摺子的 一條粗皮口袋 口袋上頭 密密的連着一頁鋼板 口袋下頭 又橫連着一根鐵筒 鐵筒那頭 又連着一個高水龍 要用他的時候 把那要壓的花絲捆一類東西 放在那頁鋼板上 上面安上那帶着鋼蓋 拔不動的 鐵樞子 然後

用人力 扯那水龍 水龍的水 就壓在皮口袋裏 往上高起 倒壓那
花包絲捆一類的東西 因為上面有拔不動的鐵鋼蓋子 就壓得很緊
那搭捆搭包 不教他占地方太多 就真是便宜

待有餘而後濟

人必無濟人之

日得有暇而後

讀書必無讀書

之時(出願體集)

蘧伯玉名瑗是衛國的大夫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夜裏坐聽得闕門外車響到闕外跟前住了過了闕門又還響靈公便問夫人說你料著這過的是誰夫人說這是蘧伯玉靈公又問你怎的知道是他夫人說我聽得禮書上說爲人臣的過君的門須下了車馬遇着君的鞍馬也須起身恭敬自古來忠臣不因白日裏有人見時纔行這禮也不因暗地裏無人見時慢了這禮蘧伯玉是衛國的賢大夫有仁心有見識平生敬上這個人必然不肯黑夜裏輕棄了禮法我所以知道是他靈公着人趕快去看果然是蘧伯玉

工人不可守舊更不可貪懶

選奉天講演錄稿

器非求舊維新 是中國古書的話 爲什麼器要新呢 這就叫識時務 識時務這三個字 有許多道理 兄弟把這些道理說來聽聽 你試看上古時候 都是穴居野處 爲什麼要改爲棟宇呢 都是草衣卉服 爲什麼要改爲衣裳呢 因爲世界進化 是無窮無盡的 無論什麼器物 年深月久 必定不能適用 勢必要研究研究 隨時革新 從前的器物 雖是堅固 未免有些笨重 不妨改作輕便的 從前的器物 雖是簡省 未免有些粗俗 不妨改作精巧的 輕便些 精巧些 人都分外喜歡 分外愛用 這個便叫作識時務 兄弟再說個譬喻罷 你從奉天到大連 你能不作火車 偏坐大車嗎 你從大連到上海 你能不坐輪船 偏坐風船嗎 只怕是不能罷 這裏邊也有個識時務的道理 所以一切的器物 都要維新的 但是這些器物 都是工人作的 工人若不識時務 一味的守舊 作的那些器物 還有誰用呢 豈不弄的沒有飯吃了 那

有多危險哪。喜新厭舊，又是中國的常性。我們自己作的器物，極笨重的，極粗俗的，一看便厭，惡的不了，都喜歡去買外國作的輕便器物，精巧器物，把中國錢都被人弄了去，豈不是越窮越窮，那不更覺危險啦嗎。

再有一句常說的話，三個起早當一個工，雖是俗話，却有至理。比方說吧，主人叫你去做法計，本來叫你早起來，好早早作起呀，偏挨到日出多高，才肯操起傢什，作起活計，不久的便晌午了，吃頓飯又得許大工夫，那下午更是容易過了，日一落，天便黑，就不能做法計了，更有一種人，既不知與主人愛惜工夫，更不知與自己愛惜錢財，忙作着活計，便懶懶惰惰的給人家放下，拉着火友吃點茶去啦，吃點酒去啦，聽聽說書啦，聽聽唱戲啦，甚至於拿出錢來，聚個賭，找個地方，放回局啦，這都是工人常有的事，你想一個當工人的，若勤勤快快的，還可攢幾個錢，上事父母，下養妻子呵，你若懶惰的，不成樣子，還有些個外務，主人把你考察明白了，知道你有許多毛病，自然

是不用你的啦 有一點餘錢還可 若一個也沒騰下 那便如何是好哇
世上的爲盜賊的 當乞丐的 從前都是各有各的營業 只因懶惰慣
了 就圖身體舒服啦 快活啦 到頭來誤了大事 你想想 工人貪
得懶嗎

司馬溫公曰積金遺後未必能守積

書遺後未必能讀惟積德於冥

冥之中子孫實受享用(出功過格)

晏嬰表字平仲東萊人是齊景公的
大夫有德行齊國的好臣崔杼做右
相慶封做左相這兩個人要專權怕
衆人不從他殺牲對神道說誓說怨
衆人有不知俺兩家同心的著他便
死晏嬰聽得仰望着天說晏嬰必不
肯從你若是忠君王扶社稷的事我
便肯從到底不肯依他說誓慶封惱
怒要殺晏嬰崔杼說他是忠臣不會
殺他在後杼慶封事敗了景公着晏
嬰故丞用齊國大治

因小失大 (續)

錄陝西講案稿

買賣人終日打算賺錢的心重。這是究竟還不虧他。還有某鄉一個富翁，平時尅衣減食，辛苦積攢下幾百石糧食。適逢那年歉收，東鄰西舍都沒有吃的，紛紛在富翁家裏告借。偏遇着這個富翁視錢如命，一毛不拔。衆人個個空手而來，空手而去。後來受餓的人越多了，便有那些不肯坐着候死的人，打聽得富翁廣有錢糧，便去聚集多人，想個辦法。其中有不安分的，便挺身去做那搶劫的勾當。富翁的鄰家，都懷着從前不肯借糧之恨。如今平空出事，個個都是袖手旁觀。隔岸看火，還有那些心腸壞的人，既在暗地裏勾結匪人前來行劫。臨時又在中間取巧。這回事雖說是人情詭詐，究竟還由於富翁作事不周。把錢認得太真，舍不得少的，到把多的帶累上走了。

富翁被搶，原是守財虜的下場。這也不足爲怪。至於讀聖賢書，明白道理的人，有時爲這些小事故，真弄得身敗名裂，那不更是笑話嗎。

前清有位大僚，當他做翰林時，一日遊行琉璃廠（北京街名，中多書鋪紙店）正和一家書鋪主人談話，恰巧有兩位文人，也來鋪中買書，內中一人付價數錢，將一文錢掉在地下，還沒顧得拾去，不防被那個人看見，便用腳踏著，隨後掉錢的那人在地下找了一找，不見踪跡，也就罷了，踏錢的人，等那人去後，才將腳抬起，慢慢的拾了那一文錢也去了。當時這位翰林公看見，便詢問書鋪主人，這兩人所幹何事，豈知這兩人都候選知縣呢。嗣後過了幾年，這位翰林公升任江蘇巡撫，有一個新來稟到的知事，巡撫一見，好生面熟，想了半天，呵，才是琉璃廠書鋪中拾一文錢的那位先生，過了幾天，這位巡撫便把那位新到省的知縣，一摺子參革，他說這一錢如命的人，還能教他爲民父母嗎？論起巡撫參革一個知縣，也不算甚麼奇事，單說這位先生費了半生心血，才掙得一個知縣到手，反被無意中一文錢弄掉了，大衆試想，這事值也不值。

春秋時候，晉猷公想領兵伐虢國，但是伐虢去的路，要從虞國經過。

便命大夫荀息 拿着他最心愛的一匹名馬 和一塊寶玉 往虞國借路 還許下滅虢之後 便與他共分土地 虞公（虞國的君）本是貪財好貨的人 見了這兩件罕物 自然是一口應允 當時虞臣宮之奇 百里奚 再三諫勸 虞公却都不聽 後來晉兵滅虢回來 路過虞國 順便就把虞公捉住 把虞國奪了 這叫做引狼入室 還能怪狼吃人麼 虞公只愛一匹馬 一塊玉 便白白的把一國土地送了人 你想可笑不可笑

周朝有個穆王 一生轟轟烈烈 無論中國的諸侯 四夷的君長 從來都是朝貢不息 晚年時候 一心要用兵去伐西戎 祭公謀父（穆王的臣）上書諫阻 穆王不聽 後來勞師傷財 出師好久 回轉來的時候 只帶着兩個白鹿 兩個白狼 不但把西戎毫毛也沒有傷着 而且四夷的君長 聽得穆王以兵力壓人 從此都不來朝貢了 穆王却也無如之何 你想穆王這一回出師 只算打了一回獵 雖然得了幾個野獸 却到失了四夷的人心 周室中衰 就從此伏下根了 可見古時帝

王 也幹了一場因小失大的錯事
我們生在現今時代 凡是總要往遠大處看 眼光大了 識見便大 作
出事來 自無不大之理 才能當得起一個大國民 但是一件 不能大
的毛病 人人都有 是甚麼呢 就是見小 孔夫子也說過 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的一句話 人能把這句話時常記着 再拿社會上的事當作參
攷的資料 自然行出事來 就是大人的規模 不是小人的家數了

(已完)

積德之家子孫不好的會

變得好積惡之家子係好

的也變得不好(習是編)

誇陽歷大鼓書發花轎（北京土話）大興樂均士投稿

（白）這（治內切下同）回書叫誇陽歷。因為中國應名兒改陽歷。到現在也好幾年啦。老有點兒興不開。再說鄉下老哥們。更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生怕把節氣混丟啦。其實改了陽歷。節氣饒丟不了。還（讀作孩）是更方便的多。故此編這段。就作為鄉下人的口氣。從前大鼓裏頭有個誇桑。這也做的那個名兒。把絲絃兒彈起來。就唱這回。

莊家老兒笑哈哈。叫一聲小作活兒的你放下鋤杷（讀作爬）。今日登場收了禾稼。聽我把陽歷的好處誇上一誇。在當初我國的天文學這一行（音杭）兒未興新法。推出來的日月亂如麻。那大盡（讀作今）往往開差（讀作岔）。日蝕沒算準可朝賀幹甚麼。月底會有日蝕簡直的是個笑話。鋼鑑上記了不少說起來够多們力笨（讀作巴）。他們決不該安上些個子丑寅卯把人來罵。野貓跟豬狗混往上頭拉。甚麼叫屬牛那叫屬馬。那都是一夥子迷信家他來胡弄我們大傻瓜。在明朝裏有個

西洋教士他叫湯若望 爲傳教到東土浮海乘槎 那時候坐笨船如今晚可憐著透點傻 好幾年的工夫才來到咱們中華還繞的是那阿非力加 崇禎皇爺瞧着他的本領大 就把那欽天監的事務交付於他 看起來咱們的萬年歷書原是洋人留下 又何必拏陰歷當作國粹死狠的絞着牙 想當年建子建丑早有商周兩朝用罷 並非是現在才瞧見歐羅巴忽拉巴兒的效法人家 那陰歷的月分跟節氣是一年一變法 像那沒準稿子的事務可就老得抓瞎 平常的年頭兒不够三百六一到閏月年就過了三百八 有時候在一年之內把兩回春來打 這纔是二百四兒錢差著一花 跟各國訂條約咱們是花虎伯喇 日子全掙(上聲)著個兒自來管兒就得耍杖 在從前西洋的舊歷跟我們原來不大差(讀作岔)那五百年前好像是一家 到後來有個革勒教皇人稱羅馬 他嫌那舊歷繞脖子(茲哈切)才想法兒不用他 那時節羅馬教皇權勢最大 派點子星學博士他們會算能掐 到了萬歷十年這才編出了革勒歷法 對着那文明列國就把他的旨意頒發 領頭兒改棍子的有英有法

不多的幾年就傳偏了歐羅巴。到如今按陽歷過日子總算通行天下，不合群兒找警扭單勝下中華。何苦來讓五洲萬國全把咱們認（匹雅切）。這點小事由兒可改改又算甚嗎？世界的人多不是我倆（力亞切）。咱們要都頑固不化將來是個亂兒搭（亂讀作爛）改陽歷並非隨洋人也不必害怕。再聽我把陽歷的道理細說根芽。那陰歷的算法朝着太陰說話。初一十五都順著月光兒爬。那知道這一年的長短本是地球合太陽算帳。怎能够把月亮的私事跟著裏頭攪雜。常言道一年三百六十日。可有個五天的零兒總得往上搭。還賸下五點四十八分四十九秒。算起來剛够半日可沒法安插。因此上每過四年就攢下了一個晝夜。只好把閏日擺在了二月底下（讀作瞎）。皆因是一三五七八十臘。這七個三十一日是不減又不加。四六九合十一全是三十天整。惟獨是二月剛剛的二十八（讀平聲）。二月裏不整莊因爲有個分多潤寡。這四年一閏有甚麼難查。咱們民國紀元趕的正恰。要從元年計閏是一點兒也不差。但是在四百年間要減去三回閏日。這

好比作買賣多收了錢總得找給人家 自從我國改用了太陽歷法 實在把我們痛快煞 大盡(讀作今)小盡無須月月現問 二十四個節氣免得瞎抓 多早晚兒立冬幾個兒立夏 用不著現把皇歷查 那小寒大寒一月裏老是這倆 立春在二月初四五暖氣萌芽 雨水節跑不了二十上下 三月初驚蟄溫水泡上茄噴(茲哈初) 往後地裏要忙啦咱們作活別犯犯哩(各打切) 春分是二十二開畦(音奇)拾種黃瓜 四月初五六清明多栽柳杈(讀作岔) 二十一穀雨張羅著種棉花 過了新端陽節一定立夏 那下旬是小滿該把白薯秧兒插 六月初六七正是芒種 二十二夏至天長可長到了家 初七八的小暑永遠七月大 別等到下半年大暑趕緊種葡萄(讀作巴) 八月初立秋二十幾兒的處暑 九月初白露再收芝蔴 秋分他脫(讀作安)不過二十三 寒露時常在十月初八(讀平聲) 二十三霜降葡萄下了架 立冬是十一月正收栗噴 二十二二三小雪也該要下 臘月初大雪想着照籬笆怕被大風刮 冬至要是臘月二十三竈王爺您可別詐 這全是實的榜的不是

打哈哈 似這等每月的節氣全都不大差（讀作岔）就是寫在水牌上也
不用年年擦 你別瞧外國的日子比咱們早着個數來月 要說到節氣上
可不能另有洋的（讀作搭）你能把這節氣的日期牢牢記下 管保你種
豆得豆種瓜得瓜 再說財政容易預算啦免得臨時坐蠟 腰裏一橫（去
聲）式咱們辦事現把嘎（各拿切）免去了端陽合中秋兩個節下 改
月帳脖兒短作買賣不把本兒壓 你看那三百六十五天的日子是年年
不沓（讀作踢）要是按年比較個事兒可就公道極啦 勸世人總要信
真不可信假 有個假理礙事真理就不好發達 盼到了莊家老兒維新
全國開化 改良農事土產也就增加 爲我國改行陽歷編了這套話願
衆位講求實業好鞏固中華

附錄陽歷月分單（共計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閏年三百六十六天）

一月大 三十一日 二月平 二十八日 每四百年內減去閏日三次
閏年二十九日 每四年閏一次 三月大 三十一日 四月小 三
十日 五月大 三十一日 六月小 三十日 七月大 三十一日

八月大 三十一日 九月小 三十日 十月大 三十一日 十一月小 三十日 十二月大 三十一日

附錄陽歷節氣日期單（陽歷與陰歷是一樣的節氣外國亦是用咱們的節氣並不是另有洋節氣）

小寒 一月六日七日 大寒 一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立春 二月四日五日 雨水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 驚蟄 三月五日六日 春分 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清明 四月五日六日 穀雨 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立夏 五月六日七日 小滿 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芒種 六月六日七日 夏至 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小暑 七月七日八日 大暑 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立秋 八月八日九日 處暑 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白露 九月八日九日 秋分 九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寒露 十月八日九日 霜降 十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立冬 十一月七日八日 小雪 十一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大雪 十二月七日八日 冬至 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地球圍太陽走一圈 是三百六十五天零五點多鐘 現在拿三百六十五天算一年 每年餘出五點多鐘來 照這樣一算 今年所有的節氣 必比去年全晚五點多鐘 晚着晚着就閏上一天 那些節氣 自然又回來二十多點鐘 因爲五點多鐘小零的毛病 纔把節氣弄的有早有晚 可是無論如何 萬出不去這兩天 譬如春分應當在三月二十一 至大跑到三月二十二去上一天 還要把他請回來 這加閏減閏的法子 就爲維持著叫春分永遠在三月二十一 這個單上 每一個節氣 都有兩個日子 可不是一回的節氣能占兩天 是說他在這兩天裏頭不定是那一天 還有一樣好處 每月準是初幾一個 一二十幾一個 並不難記 日子雖是兩個 要記住了 照着他種莊稼 是萬沒有錯的 可就比回回現打聽方便多了

第二十三節

轉
價
表
編

附
記

六
十
八

徵稿規則

- 一 來稿須用通俗文
- 一 來稿須不背本編宗旨（宗旨見第一期例言）
- 一 來稿以洞明京兆風尚土宜及歷史地理上興革大端可資觀感改進者爲合格
- 一 合格之稿一經本編登錄每千字稿金一元至二元其不願受酬者酌贈本編若干期以答雅意
- 一 前項來稿如本編認爲必須修正時得酌量刪改但刪改不及十分之一者仍照原稿字數奉酬
- 一 來酬論無長短均須一次寄完
- 一 來稿須繕寫清晰並書明姓名住址以便寄奉酬資
- 一 不受酬及不欲登錄姓名或刪改者均聽投稿者之便但須先行聲明
- 一 本編認爲必要時得出題徵稿
- 一 登錄與否原稿概不奉還
- 一 來稿登錄後如發覺爲勦襲過半或全編勦襲者除未付酬金得由本編聲明停付外其後之稿本編概不登錄但由文言改演者不在此例
- 一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改